



文·圖—Haya Tomo 吳元和 (宜蘭縣南澳鄉碧候國小校長)

進学と通勤の歲月 宜蘭県タイヤル族校長の天路歷程
The Years of Studying and Commuting: The Internal Struggles of a Tayal
Principal from Ilan County

宜蘭縣泰雅族校長的心路歷程

宜蘭縣羅東鎮 ▼

師專 畢業後，自願選填分發到我的出生地——宜蘭縣南澳鄉，如願回到家鄉的國小服務是我最大的志願。

從澳花到羅東求學

兒時在澳花國小就學，該校屬特偏山地學校，教學環境及設備用「簡樸」兩字形容亦不足以道出全貌，教師群多為外省籍及曾修習短暫師培（簡易師範）的原住民教師。猶記當時一早到校，不是要美綠化校園，就是要到學校附近的山坡地或河川地放捕獸（鳥）器，上課真的「無憂無慮」，結果換來的是我到國小三年級仍不認識字，數學加減也不會。父母親便毅然將哥哥及我遠送至要4個小時車程的羅東鎮讀書，說翻山越嶺也不為過，因為必須要翻越3座山，坐在公路局客運上，我才體會到什麼叫做「上學」，也因為這樣，慢慢瞭解「讀書」的重要性。

競爭激烈的國中生活

1975年國小畢業後，繼續在羅東就讀國中，學風是總在競爭激烈當中，上課、測驗、補習、夜讀，生活作息一成不變，只為了要在學習叢林中打下升學的基礎。慶幸的是，哥哥及我都住在長老教會七星中會所屬的「山地服務中心」，有牧者擔任舍監，課餘生活有信仰陪伴，心靈不致空虛。

環顧四周來自不同部落的族人齊聚在都會求學，短則兩個禮拜，長則1個月甚或半年，才能與部落的家人相聚，孤寂加上思念的煎熬，有時還要承受平地人以帶有揶揄及鄙夷的口吻稱呼「番仔」。因為在這樣的環境，看到部落及都會學習風氣落差之大，心中便種下一顆「向上」的種子，也埋下將所學「回饋鄉里」的念頭。

本校新設立的社團——樂音社，於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初試啼聲，即獲分區優等進入北區決賽。圖為北區決賽後合影。





本校參加教育部科學教育計畫，圖為東華大學客座教授李思根帶六年級小朋友到谷風海岸看海蝕洞，並介紹海蝕洞形成的原因。

出生在南澳鄉澳花村的我，父母為了教育，將哥哥及我遠送至要4個小時車程的羅東鎮讀書。國中求學期間，看到部落及都會學習風氣落差之大，埋下將所學回饋鄉里的念頭。國中畢業後選讀花蓮師專，體認到只要給予公平的學習機會及表現舞台，原住民並不會遜色。



家境因素選擇就讀師專

1978年國中畢業，考上宜蘭省中及花蓮師專，在選擇學校之際，念及哥哥前例，考上人人稱羨的第一志願——台北工專，就在要報到前夕，家人因籌不出學費，致使哥哥無法入學，親睹哥哥失望落寞的情景，至今記憶猶新；再來，衡量家庭經濟困窘，無法讓我選擇就讀省中，因此帶著家人的期盼，選擇就讀花蓮師專。

5年的師培教育過程，學習過程看似平順，但承受的壓力極大，我知道且也非常瞭解自己的身分，班上有入學成績前20名（榜首在內）的同學，當屆學生中，我的原始分數排在最後一位，也就是說我跟他們的程度差距相當大，一度非常自卑，在校獨來獨往，當時有「獨行俠」的稱號。度過1年的適應期，參加

體操校隊及參與班際各項競賽，從比賽及活動中獲致成就感及肯定，漸漸對自己有了信心。那時給我的啟示就是：相同的學習環境，只要給予公平學習的機會及提供成功機會的舞台，原住民的表現並不會遜色，甚至可能優於其他族群。

從故鄉鄰近的學校開始服務

20多年來，從教師、主任到校長，一直都在南澳鄉服務，澳花國小實習2年後入伍，又自願延長役期2年，退伍後短暫開過計程車，後再參加教師甄試，選填志願時仍以澳花國小為第一志願，但事與願違，這樣的特偏學校竟然沒有開缺，只有鄰近的武塔國小可以選擇，就這樣，正式教職從武塔國小開始，開啟「作育英才」的志業。



20多年來，一直都在南澳鄉服務，澳花國小實習2年後入伍。教師甄試時仍以澳花國小為第一志願，但事與願違，特偏學校竟然沒有開缺，只有鄰近的武塔國小可以選擇，便在此開始任教。18年前，舉家搬到羅東居住，這期間的通勤歲月，不曾澆熄我對原住民教育的熱誠。



有2年的時間每天要從澳花騎摩托車到和平車站，轉乘火車到武塔站下車，再步行到學校，如此轉乘來回要花1個小時，後來為了節省來回奔波的時間，以及全心帶學校足球隊及田徑隊，全家搬至學校宿舍。這樣的努力締造了偏鄉學校在縣內體育競賽的斐然成績，目的就是要讓小朋友有成功的機會，從成功中建立自信心。

在武塔服務期間，兩個小孩陸續出生，內人也與我在同所學校任教，上班前將小孩送到部落保母家，下班時接回，我的想法是，再怎麼忙，上班之餘一家人在一起可以凝聚「幸福」的感覺。

舉家搬到羅東居住

偏鄉的生活機能較不完善，如家庭用品就沒有較大的賣場可以購買，必須要到更遠的羅東做一次大採購，令人較為擔憂及困擾的是，

如遇小孩身體不舒服，當時南澳的醫療機構只有衛生所，就必須要到羅東醫治，時程上有延誤醫療的疑慮。此外，隨著小孩長大，考量到學習環境上偏鄉欠缺較完整的資源，不管在學校或在社區，縱然生活較以往富裕，但學習的風氣及資源的提供，仍然不及都會地區來得積極及便利，於是以僅有的積蓄加上貸款在羅東買了1間公寓預售屋，就在1995年年初舉家搬到羅東居住，而我那時已分發到澳花國小，就任主任一職。這一切也只是想提供小孩有公平學習的機會。

1994年主任儲訓通過後，終於可以到澳花國小任教，兼任總務主任。剛上任第一天隨即辦理新建教室的工程驗收，學校又正要大興土木，晚上常常忙到11點才拖著疲憊的身軀回澳花老家（當時預售屋尚未蓋好，曾有半年時間與小兒子住在老家）。待新居落成，開始了我在羅東—澳花間通勤的生活，朝五晚七在外時間長達13小時，早上出門前小孩還沒醒，下班回家小孩在餐桌上等著我吃晚飯，這樣的日子長達7年半。

本校高年級特色課程，讓學生體驗祖先山林生活及學習祖先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智慧。圖為途中休憩時，由老師講解火與生活的關係。





推動民族教育活動，收割小米。筆者先做祈福感恩儀式，再跟小朋友介紹小米採收的方式及小米的種類，並叮囑小朋友要心懷感恩地採收。

交通安全的威脅與偏鄉教育的問題

在羅東與澳花之間早出晚歸，說不累那是沒有人會相信的，從教師流動率即能看出，要外地教師守住宜蘭最南疆，若無相當的毅力，難以保持熱情。

1990-2000年間和平工業區正在開發，又有和平火力發電廠、台灣水泥公司及和平港口等工程；台電和平工處也正積極闢建碧海水力發電廠，蘇花公路和平—澳花段卡車頻繁往來，揚起的灰塵及直升機在空中盤旋，整個環境非常雜亂，騎機車的同仁為要閃避卡車而在蘇花公路上「犁田」的恐怖畫面時有發生——校長在下班路上連人帶車滑倒，全身髒溼，西裝破一個大洞；護士阿姨一雙美腿留下難以磨滅的疤痕；老師因跌倒而如魂飛魄散般地呆立；我曾因緊急煞車而差點滑出路面，所幸急中生智將機車脫手而無恙（這要拜就讀師專時參加體操隊之賜）。

除了安全受到威脅外，偏鄉學校共同的問題，就是當要帶學生進行校外教學或參加競技比賽時，交通及經費是一大困擾。偏鄉學校不若都會學校的家長會有能力挹注資源，學生練習許久，有時卻因籌不出錢而作罷，這是剝奪及扼殺學生公平學習及追求成功機會的慘痛實例，即使到現在，這種情況依然存在。

對原住民族教育熱誠不減

5年前，申請調動至碧候國小，過著朝六晚六的生活，大兒子如願考上他理想的學校，而小兒子讀高三，正準備考學測、指考，我則校事、家事兩頭燒，下班後回家，晚上9點還要到宜蘭接小孩。

18年的通勤歲月，不曾澆熄我對原住民族教育的熱誠，一如往昔帶著盼望上班，不因現在生活顧慮變少了，也不因教育生態丕變，而疏忽、鬆懈了「初衷」，反有較多的時間來思考「未來」的路，有時間就與年輕老師倚老賣老地談「經驗」，尤其對原住民教師再三提醒「不忘初衷」、要「熱誠不減」！◆



吳元和

泰雅族，宜蘭縣南澳鄉澳花村人，族名Haya Tomo。1983年畢業於花蓮師專。現任宜蘭縣碧候國小校長（2008年迄今），兼任宜蘭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校長。

1983-87年服兵役（後轉服預官役，役期增2年），1988-93年任武塔國小教師，1993-94年任南澳國小教師，1994-2002年任澳花國小主任，2002-2008年任金洋國小校長。